

天涯诗海

## 立春五个暗号

（组诗）

■ 高低

◎暗号一：

### 雪在拆自己的台

雪把屋顶当作最后据点  
却先背叛了自己——  
一滴，从檐角松手  
像迟到者向大地报到  
我伸手，接住  
这封来自冬天的辞职信  
还没读完  
已化成  
春的第一行水印

◎暗号二：

### 菜市场起义

韭菜举刀，香椿拎枪  
豌豆苗把价格抬成旗帜  
它们不喊口号  
只让收银员  
用二维码  
扫描“自由”的斤两  
我买了二两  
回家清炒  
出锅时  
已软成  
妥协的舌头

◎暗号三：

### 逆向行走

傍晚，我沿河练习倒着走路  
风把柳枝  
抽成倒放的胶片  
夕阳是一粒  
被水吞服的胶囊  
副作用是  
突然想给前任发  
“你那边开花了吗”  
又迅速撤回  
像把一朵花  
重新按回枝头

◎暗号四：

### 影子加班

夜读，“万物生长靠太阳”  
我把书合上  
影子却留在里面  
长出黑色的根  
抓住桌面  
原来拒绝发芽  
也是一种生长——  
它替我值夜班  
把黑暗一点点熬成  
黎明

◎暗号五：

### 土埋土

凌晨三点  
整座城按下暂停  
我偷偷把花盆翻个面  
把旧土埋进新土  
像完成一场小型谋杀  
洗手时  
第一声鸟叫划破窗帘  
不惊动任何春天  
却惊动  
我指尖微微发热的  
罪证



燕子落在柳梢，看遍满山花开。 蒙海龙 作

腊月是岁末的压轴，也是年关的序曲。这一月，时光仿佛被拉长，不同的人在寒岁里演绎着不同的生活姿态，渐次铺展成独有的“腊月三境”。一境为烟火奔忙，二境为团圆守望，三境为心安归处。这三重境界，藏着中国人对岁末的敬畏，对团圆的期盼，更藏着刻在骨子里的生活哲学。

腊月第一境，是烟火缭绕的奔忙之境。

“腊月不忙，来年不旺”，这句老话刻在国人的记忆里，催着人们在岁末勤勉劳作。灶台边，母亲们系着围裙，泡糯米、磨豆浆、腌咸菜、灌香肠，柴火噼啪作响，蒸汽氤氲升腾，伴着自编的“腊月谣”，把年味一点点熬煮出来。集市上，更是一片喧嚣景象：商贩的吆喝声、顾客的讨价还价声、春联福字的红纸翻飞声，交织成最鲜活的市井乐章。乡亲们揣着一年的积蓄，穿梭在摊位间，挑拣着年货，大袋小袋的物品里，装的是对家人的关爱，对新年的期许。就连孩童也忙着“奔忙”，跟着大人贴窗花、扫尘土，或是在院子里追逐嬉闹，把腊月的热闹推向极致。一境的腊月，是“忙并快乐着”，烟火气里藏着对生活的热忱，奔忙中酿着岁月的甘甜。

二境的腊月，是灯火可亲的守望之境。

“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”，腊月的核心，从来都是团圆。寒风中，车站的路灯下，总有翘首以盼的身影，他们望着远方驶来的车辆，手里攥着温热的茶水，把对亲人的思念熬成漫长的等待。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，此刻正跨越千山万水，带着一身风尘奔赴家的方向。行囊里装的或许不是贵重的礼物，却是一路积攒的牵挂。夜幕降临，家家户户的窗户透出暖黄的灯光，餐桌上摆满了精心烹制的菜肴，家人围坐，闲话家常，把一年的辛劳、思念都融进酒杯里，咽下肚中。曾读过老舍先生笔下的腊月：“街上的铺户都上了板，门前堆着昨夜落的雪，买卖人家庭的春联已经贴上，红彤彤的，在白雪的映衬下，格外鲜亮。”这鲜亮的红，正是守望团圆的底色。一境的腊月，无关贫富，

百家笔会

## 腊月三境

■ 聂 难



寒尽春将来，腊月终了，便是新春。这三重境界，不仅是腊月的写照，更是人生的隐喻：唯有勤勉奔忙，方能收获成果；唯有心怀守望，方能抵达归宿；唯有心安体适，方能感知幸福。

雪落农家院，忙忙备新年。 蒙海龙 作

只关乎相聚，灯火深处藏着最质朴的幸福。三境的腊月，是心安体适的归处之境。忙过了年货筹备，盼来了亲人团聚，腊月的尾声，更有一份沉淀后的安然。老人们坐在炉火旁，看着晚辈们嬉闹，手里捻着佛珠，或是翻看旧相册，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。阳光好的午后，邻里们搬着小板凳坐在墙根下，晒着太阳，聊着年景，分享着自家的年货，笑声在寒风里荡开。孩子们则捧着糖果，围在长辈身边听过过去的故事，腊月的时光，就在这样的慢节

时光荏苒

## “春”字里，住着多少草木的约定

□ 叶艳霞

春”的古老消息。

庭前的母亲，正操办另一桩“咬春”的约定。清水里养着的，是白生生的萝卜，水灵灵的春韭。她手持薄刃，将萝卜切成透光的玉片，韭叶理成青翠的丝线。“古人说‘咬得菜根，百事可做’，咱这‘咬春’也是一个理儿。”她一边忙活一边念叨，“立春咬一口，咬的是土里的生发之气，人也就跟着精神了。”刀锋过处，辛辣又清新的气息猛地进发，那的确是封存了一冬的、泥土深处最直率的生机。另有一盆发了的豆芽，嫩黄的豆瓣顶着肥白的茎，密密地挤着，宛若自己也争着要报春信。

最有仪式感的，莫过于“打春”。村社前的空地上，已立好一头泥土塑的春牛，憨态可掬。时辰一到，须发

皆白的社长大喝一声，执彩杖在牛身上轻轻一打。围观的人们便笑着哄上去，争抢那从牛肚里散落出的五谷。这不是孩童的游戏，而是农人与大地之间最庄重也最朴素的契约：我们打去寒冬的懒散，唤醒沉睡的田地，而你，将回赠我们以金色的收成。抢到的谷粒被郑重地揣进怀里，仿佛真能拈出来年的暖。

孩子们是等不及的。他们跑到溪边，冰面已酥了，透着幽蓝的光，底下有暗流汨汨的声响。不知谁眼尖，指着喊：“快看，鱼！”果然，冰层薄处，几尾黑影正缓缓游弋，背脊几乎快要触到冰面，这便是古书里说的“鱼陟负冰”了。孩童不解这古籍中的雅语，只觉得那鱼儿傻气，又可爱，像是在用脊背试探春天的硬度。岸边的

都市表情

## 炸春

□ 王凤蛟

耳朵里，听着就让人精神一振。

春卷在油锅里上下翻滚，原本白生生的皮慢慢变成了金黄色。奶奶说：“冬天是熬过去的，春天得炸出来。炸一炸，就把那股子寒气、霉气都炸跑了。”

刚出锅的春卷，表皮酥得掉渣，烫得人不敢下嘴，可又实在想吃。忍着烫咬上一口，咔嚓一声，酥皮碎裂，里面的荠菜鲜汁顺着嘴角流下来。那滋味，既有油炸的浓烈，又有野菜的清香，混在一起，就是人间最踏实的春天。

后来读杜甫的诗，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”，总觉得那是文人笔下的春天，秀丽是秀丽，却少了点烟火气。咱们老百姓过日子，春天哪能只有芳香，得有点响动。只有这油锅里滚过的炸春，才配得上万物复苏的劲头。

外面是阴雨连绵的倒春寒，屋里是油香四溢的热乎气。爸妈围着灶台帮忙递盘子，我蹲在旁边啃春卷，连猫都凑过来蹭我腿。这种热乎气和外头的冷对着头干，才叫迎春。

其实，这所有的仪式，归根结底，都是为了唤醒那个沉睡的精气神。

立春这一天，阳气初生，但也是最娇嫩。乍暖还寒时候，人最容易犯懒、犯愁。现在再想，炸春也意味着破局。人这一辈子，谁还没个“倒春寒”呢？也许是刚过完年囊中羞涩的

## 寒阶待春声

□ 裴金超

清晨推开门，一股凛冽的寒风“呼”地扑进来，撞在脸上，依旧是那种熟悉的、带着细沙般糙砺的刺痛感。然而，手机日历上却赫然写着两个字：立春。

我清晰地记得，儿时在下下的情景。那时，立春的到来在挂历上被明确标注，甚至精确到几点几分。每当这一天临近，母亲总是紧盯着手表，生怕错过了那一刻。如果立春恰巧是在大半夜，她也会轻声而急切地叫醒我们，让我们从温暖的被窝中爬出来。老一辈人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说法：春若“打”在炕上，一年易生灾病，所以长辈们对此十分重视。她一边催促着我们，一边高声喊着：“打春了，打春了……”仿佛春天不是自然“来”的，而是被谁一鞭子从冬的巢穴里赶出来的。

乡下人最看重的，还是那句“春打六九头”。如果立春恰在“五九”尾，那便是“春脖子短”，地气上升得急促，农事就要提前；若在“六九”头，则是“春脖子长”，可以从容地准备。仿佛春天是个活物，能伸出或长或短、温暖的脖颈，来触碰这冰冷的土地。此时田间依旧冰冻，坚硬如铁。然而，若拨开掩盖在荒草下的土地，竟能发现一丝丝细微、几乎不易察觉的潮气。那并非冰雪的融化，而是自地心深处缓缓涌出的润泽。古人的说法更是入木三分，“律回岁晚冰霜少，春到人间草木知。”草木的“知”，恐怕正是从这一点秘而不宣的湿润开始的。

城里的节气，总是过得有些模模糊糊。可春天到底还是来了，终究还是有些痕迹的。公园那株梅树，疏落的枝条上，深红的花苞开始鼓胀起来，硬硬的，像缀满了一颗颗小小的、紧抿的嘴唇，即便风再冷，也抵不住那即将吐露的殷红了。

寒阶之上，霜雪未融，但春的气息已循着风、藏着草、裹着香，悄悄浸润了冬日的余寒。它仿佛告诉人们：最深的希望，往往萌生于最坚硬的寒冷之中；最盛大的破晓，其前夜总是格外漫长而幽暗。它不直言相告，只让你在瑟缩里，自己去触碰、去确信那一丝微弱暖意。

此刻，且容天地间，再保有片刻冬春之交的清寂与庄严的缄默。在这缄默之中，万物都在聆听，聆听生命深处，那即将破壳而出的、轻轻的碎裂声。

窘迫，也许是面对新一年的迷茫，那一刻你觉得浑身湿冷，像被困在回南天的雾里，怎么走都走不出去。

可炸春的智慧就在这，别闷着。把那些烦心事，像剥荠菜一样剥碎了；把那些想不开的纠结，像包春卷一样包起来。然后，扔进滚烫的生活里，炸它个翻天覆地。

现在住着高楼，少有大油锅去炸一筐春卷。但在我们的小厨房里，炸春的仪式也从来没断过。用空气炸锅也好，用平底锅也罢，把这一冬的积郁、懒散、霉味，都扔进热度里，加上不服输这味佐料，狠狠地炸。听着食物在高温下滋滋作响的声音，就像听见种子在崩裂外壳。

咬下第一口春卷，听见咔嚓那声脆响的时候，就知道破局了。

那是把一冬天的严寒炸碎了，热气腾腾的生机，也就跟着冒出来了。